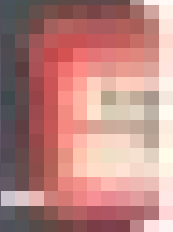


明史例案

第四册

K248
21
75



卷之二

皇朝通志

三

明史例案卷八

吳興劉承幹纂

顧亭林答湯荆峴書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汴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成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錄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

邊事書之甚畧是也至於顯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顯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而三可反矣至於卽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諭以實錄爲正耳自萬厯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錄王在清流摘鏡王僚菴野鈔同時尙論錄二書並蔡愨

書蔣德鈔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愚慟餘雜記史之類皆不

可闕而遠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

君子而已承幹按歷代實錄止存宋太宗實錄二十卷

本朝刪之即實錄不載起

顧亭林與公肅甥書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

而四方州縣以此為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然者

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

述止可以邸報為本粗具草藁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

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

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

豈無意爲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
新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節目處畧一對勘便可知矣吾
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
根源但年老未免遺亡而手澤亦多散軼史稿之成猶
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
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
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
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
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
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
蒼以張延登
張華東爲
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

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一家
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顧亭林與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爲邪
說展讀來札爲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爲令
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旣無存吾亦不談此久客北方後
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
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
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洛
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
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

愚欲告諸良友者白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承幹耕之兄禮樟即與莊史案之難者莊史案死者七十餘人見於林亭集中記吳潘之事為得實而革命說起東南每借文字之獄慘酷以激動人心本朝文字之獄皆不肖諸臣發之朝廷無不盡從寬典官書具在諸文集亦有言者可取按也而俗說有莊史案死數百人之語清史館不可不再一考核也

陸清獻答徐健庵先生書

伏處荒城惟懼涉奔競之迹數年來不敢以隻字入都門故雖知已如先生殊覺落落然高山景行則固靡刻

不在胸臆間也竊祿一方無寸績可道惟硜硜一念猶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頭鬚盡白將來退老當湖之滸整理書生舊業不敢復問當世事矣辱賜羣書展卷伏讀珠璣滿目俗吏胸襟爲之一洗至蒙下詢明史道學傳隴其向雖好竊窺先儒緒餘然自汨沒簿書以來久矣茅塞何足以議此閒嘗見張武承讀史質疑云明史道學傳可以不立初甚駭其論潛玩味之覺此言非孟浪嘗竊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成之聖後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學傳前史所未有蓋以周程張朱紹千聖之絕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

特起此例以表之猶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後世儒者述周程張朱之道不必盡列道學傳也非必薛胡諸儒不及周程張朱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學旣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間闕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原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且以道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旣爲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爲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爲道學之外別有一途可以

自處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爲儒遂有儼然自命爲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借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是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爲表裏不亦可乎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至以諸儒之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整庵之學雖不無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闕陽明處不可議薛胡而下首推整庵無可疑者仲木少墟涇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純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涇陽病痛尤多其於陽

明雖毅然闕之不少假借然充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所深惡於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謂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故其大節彪炳誠可廉頑立懦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以宋史尊程朱之例尊之亦不無可商因承下問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陳清瀾立傳最足爲考亭干城學統一書傾慕已久今始得見之荷教非淺其中條理尙容熟玩請正承詢及論學之書生平自慚淺陋未嘗敢著書零星偶及率不成編無以報命年來偶爲此間諸生點竄講義百餘章聊供村學究兔園冊草本呈正伏惟裁教外附縣志并雜刻三種統希垂鑒使旋匆匆不盡

欲言臨楮曷勝悚惶

黃梨洲答萬貞一論明史麻志書

承寄麻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
耑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簌簌頗知其崖畧今觀麻志前
卷麻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麻緣起其
後則三麻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
也然崇禎麻書大概本之回回麻當時徐文定亦言西
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
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麻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
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麻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爲
己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

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厯學亡於厯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厯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某故於厯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代厯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

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麻志又須尋其崙門之書而後能知麻是則麻志無當於麻也崇禎麻書所列恆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麻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道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今旣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承幹按明史麻志多用其說其實用晦所言自是正論

呂用晦答谷宗師論厯志書

蒙發天文志已細細同陳生較訂訖謹如限繳進第中
有不得不言者蓋天文一志歷代皆有定說大略相承
加多加密而不大相遠凡一代厯法進退損益及曜緯
占驗之原皆從此出不可不慎也先朝宮界限度積分
俱集前代大成未嘗創改迨至懷宗時始有西厯一書
然未經會通中厯確有定論頒布海宇則此書在先朝
尙爲未定之書但可資其議論以究天學異同若以爲
明天文志如是則是從洪永以至熹廟其時皆無天文
也其時之所謂天文皆非也今所發天文志大約撮取
遠西厯書中一二種雜以鄭端簡天文述摺湊成書與

先朝原法踰遠夫所謂一代之史之志必使後人據書握策可以求此朝之成法可以求此朝成法之疏密是非可以求此朝政令徵驗得失之故今乃盡去舊法而但取末年未定西域一國之書以爲一代天文如其爲作者荒瞽之責小天下後世執此以誣先朝之法其罪安歸乎故某前謂厯法一志必須細細推算種種脗合又須博徵故實章疏考訂明確方可操縱成文誠不敢抄撮急就以塞一時之責也今將此志中難解者一粘出其計粘票八十二紙其票粘未盡者細陳左幅

惟師臺裁正

承幹按國史館從前天文志等稿簡略光宣間應續修亦無人深明乎此本朝厯

法定於

聖祖精密爲前古之所無嗣後諸儒迭有考

正精益求精

最精尤有天學初函未發明之說譯而未

明史例案卷八

八一 吳興劉氏